



南華真經標解卷之五

邵弁註

雜篇第一

雜者內外雜也細大美惡雜舉成一亦因是也

庚桑楚

此篇皆明內聖之德由偏曲以致其全也

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得其道之一偏

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

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與使

去其

仁知而用其敦朴也

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

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

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  
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  
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  
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草木得春氣而發  
生得秋氣而成實  
春與秋又豈無得哉得  
於天道運行之常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  
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  
而竊竊焉欲俎豆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  
邪杓標的也有物在中  
而杓的見於外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  
言即至人尸居環堵百姓  
猖狂不知所往之言也弟子曰不然夫尋常

鑿去墻  
垣而植

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鱗爲之制步仞之  
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  
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已然而况畏壘之  
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余語女夫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乎罔罟之患吞舟  
之魚碣而夫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  
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  
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  
堯舜  
也是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植蓬蒿也簡髮

遠蒿開  
大亂之  
端也

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  
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  
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  
盜日中穴坏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  
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  
人相食者也南榮越感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  
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  
女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營使魂魄無離則  
神守於形矣思慮不內擾則  
神有所定矣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

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  
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  
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  
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  
相得辟開通也言耳目心知之形彼此開通  
而物或間之是以相求而不相得也今  
謂越曰全女形抱女生勿使女思慮營營越勉  
聞道達耳矣今我勉強聞道僅達  
於耳未得之於心也庚桑子曰辭  
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  
雞固能之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

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  
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羸糧七日七夜至  
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  
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趯瞿然  
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  
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  
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趯愚知乎反  
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  
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趯之

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  
之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  
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惘  
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  
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  
子曰女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  
猶有惡也夫外鞵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鞵以  
物也捷門闔也所以拒內外者也外爲好惡之  
所牽縛繁擾而不可捉持必以道德持之於內  
令外者內鞵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內爲好惡  
不得入

綱繆而不可執持必以道德持之於外令內者不出也外內鞮者道德不

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

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

也病病者謂心也心不病故能言其病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

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求其對病施治而已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六識抱於一知

守而勿失則知在內不在外矣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清明在躬志氣

如能止乎能已乎愛由中出能止諸內乎能舍

諸人而求諸已乎仁義皆在我而不在人但當反求諸已而已能脩

然乎能侗然乎脩然而往侗然而來能兒子乎兒子終日

嗥而嗑不嗻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攙共其

德也共執德之固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行

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與物

相隨而同其動靜也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

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如

此則內外之鞮皆解脫也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

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

為謀不相與為事不立異不徇人無為事任也脩然而往侗

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是至人之  
德極其至也曰未也吾固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  
死灰若是者福亦不至禍亦不來禍福無有惡  
有人災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心宇泰定者天光發乎天

光者人見其人天在內人在外但人有修者

乃今有恒人有修此道者自始有恒者人舍之

天助之人見其人則與天為徒故人歸之人之

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  
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  
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  
即是者天鈞敗之不止於其所不知而求能其  
鈞敗之矣備物以將形將養也養形之物取藏不虞  
以生心不虞度之心隨境生滅之妄心也藏其敬  
中以達彼敬存於中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而非人也以此修已待人宜無禍患矣而又或  
者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成和亦不可留

已上皆  
極論至  
人之德

之於靈臺者有持而不知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靈臺之中一物不容惟誠敬可以持之耳雖有  
持而不知所持不可以有意持之者也所謂勿  
忘勿助是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善惡之分誠與偽之間而已

有誠已而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

夫動以天者則發無不當動以人故每發而不

當即此能改猶是不遠之復然業已入於中而

不肯反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

誅之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則

樂幽則有鬼神為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

行明無人非幽無鬼責然後為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者兩書一札而中分之所

中而無所取予券外者志乎期費券外者約信

於財用之費而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行乎無

已有名之券也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以財利相

而形外篤實也期商賈之

所為人見其跂猶之魁然利者如市魁者然與

物窮者物入焉與物欲相窮竟者物入與物且

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與物相為苟且者

已上二  
節論為  
不善者



皆由於不誠也

盡人不能容人雖親者不顧則盡乎人矣

兵莫憐於志鎔鋸為下憐不如志猶憐也寇莫

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

則使之也人心有間則陰陽之寇得以入之非

所逃陰陽道通其分也物之分處其成也毀也

成則有毀成毀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養生

之物各求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以用也所

其備也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以用也所

積於無用之地而送死之厚者尤為棄於無用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人以生為出以死為入

不反出而得是謂得死人以生為得死為失

謂之一得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人以生為得死為失

神則在雖滅而有實也鬼之與人一也以有形

者象無形者而定矣人者有形之鬼鬼者無形

出無本入無竅萬物之出入也其歸入之竅有

實而無乎處其所出入皆有實而不見有長而無

乎本剽剽末也然矣然不見其始終之本末也

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出入無本入無竅雖不見其

已上論死生之人心之

有間是以惡乎死生之分以道觀之則成毀一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其有實而無定處者即四方上下之宇也

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其有常而無本末者即古往今來之宙也

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莫見其形是謂天門萬物皆有出入皆有生有死雖有出入而不見其出入之形此即天門也

門者無有也有無為一萬物出乎無有萬物皆生於道

有不能以有為有生物不能必出乎無有非物也

而無有一無有無有為一聖人藏乎

是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藏其心於有無為一處故不滯於有不淪於無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有以為未始有物者游心於性命之

先不是所謂最上乘也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

喪也其次以為有物者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諸性平等不悅生

不惡死去來條然然有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

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諸法平等以外

始者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

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三者雖異而同出於道猶公族雖異而同出於

王家也昭景楚之公族或為著戴或為甲有氏或為著封皆公族之分非一而實一也

賊也賊晦昧不明不知披然曰移是披然分開

非之論曰移是者以我嘗言移是非所言也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言嘗

試言之也所謂移是者以雖然不可知者也雖然

我之是非彼之所言也移奪是非然非終臘之者於臝胫可散而不

無定形不可知者也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觀室以先周寢廟為

可散也祭肉以分散為是臝胫以不觀室者周

舉移是舉皆也已上二事請嘗言移是是以生

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有生而後有知好

各師其成心因以好惡乘於果有名實以為是

物之是非於是乎有辨矣

已上論 人之有生本無 分列師 心任智 而後有 是非之 分是非 本無一 定通塞

之聞便 果有名有 實而可守 因以已為質質者的也因以使人以

窮達之 際便分 榮辱今 世之所 謂是非 者不過 如此是 蝟與鸞 鳩同於 同也

移 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

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今之人有知愚榮辱之

耳由是觀之今之是蝟與鸞鳩同於同也是蝟

同於二鳥也

踉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媪大親則已

矣故曰至禮有不人禮以稱物平施至禮則敬

人而施也至義不物義者辨其物宜至義則至知不

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辟金斷金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

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六者使人勃然容動色

理氣意六者謬心也六者謬用其心於外惡欲喜怒哀樂

六者累德也六者有累於中和之德去就取與知能六者

塞道也行此六者則道不能通達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

盪動也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

為也

道者德之欽也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為德之欽也生者德之

光也生謂形色之類性者生之質也形體保神

謂之性性者生之質幹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性

動以天者為得動以人者為失失者得之反也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與

物接而後有謨知者有所不知猶睨視者遠而有所不見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動無不得謂

之動無非我之謂治中心有主誠已而發動皆自我不緣物而動則動靜

有常治而不亂矣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緣物以不得已若

非我若不緣物而動名若相反矣然動者有為之應迹中有不動者存乃明覺之自然故雖相

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

而拙乎人聖人德與天合而人不知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

唯全人能之此有羿工乎天之巧而人皆以為良唯

蟲能蟲唯蟲能天蟲謂鳥獸之屬鳥能飛而不

之所能止於蟲故能走獸能走而不能飛唯蟲

天乎人乎羿為全人惡鳥獸之飛走是惡人之

人交勝而已天也而况吾心之天吾心之人乎天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

升之威矣惡

天也以天下為

籠使物各全其

好各安其天則

物無所不容無

所不得矣湯之

得伊尹秦穆公

之得百里因二

人各安於所好

初無干爵祿之

無所逃矣以天下為籠謂以其所好籠之也雀

在於算弋弓弩威之所制者寡不若以所好籠之者衆是故湯以庖人籠

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

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伊尹百里奚不

祿故二主不敢以爵祿靡之而直舉於庖人飯牛之間也

介者侈畫外非譽也介兀者侈毀也畫外飾也

心不以毀譽為事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胥靡刑

外死生故登高而不懼

夫復詔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人之相與

心二君習孰則不假餽食之敬與人  
之用賢相忘矣忘乎人則同乎天矣

亦自其安于所業而無外慕處知之故曰以庖人食牛籠之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

為然不以人之敬侮而為喜怒唯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事出於怒而無怒也

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事有所為而無心於為雖為之猶不

也為也

欲靜則平氣志欲靜則調平其氣欲神則順心

心者神之舍也欲神之和則順其心之所適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

得已所為欲當則緣於不得已而動者無心也不得已之類

而論至極之理  
聖人之道無為為之之謂道

雜篇第二

徐無鬼

此篇雜舉外王之道以誠而立以偽而廢也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其神上之質

為士者  
往往飾  
說以干  
世主務  
為仁義  
繩墨之

論而無其實世主厭聞其言是以趨然不對

若忘其一

若喪其神者其神在內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

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

中規

直謂背曲謂項方謂口圓謂尻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

也天下馬有成材

骨法應圖

若卹若失若忘其一

若忘其一若忘其神也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

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

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從說之則以金版六發

橫說以文縱說以武

奉事而大有

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

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

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

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

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

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

藿住乎魁魑之徑踉位其空

位涖也

聞人足音跂

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相狗馬是

真實說故武侯聞之而說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  
 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於酒肉之  
 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  
 生於貧賤未嘗敢飲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  
 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  
 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天地之養萬物  
 養者一也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富貴  
 能多用物貧賤者不為常不足猶登高居卑不可以長短論也君獨為萬乘之  
 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口鼻夫神者不自

許也

許也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

好與眾和

夫姦

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病之病也

武侯曰

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

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

也

凡已成之美惡器也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故成美惡器也

君雖為

仁義幾且偽哉

知仁義之為美而為善也

形固造

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

有愛民之形則造害民之形則有

為君者  
 往往慕  
 仁義之  
 美名而  
 為愛民  
 偃兵之  
 說其志  
 在於兼  
 人之土  
 地殺人  
 之士民  
 未嘗一

造兵之形使為之而成必有伐其謀而敗之者  
 其變固不在乎內之自戰而在乎外之戰也

也 日志戰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兵之無徒

驥於鎬壇之宮徒冀兵之無藏逆於得不以順

也逆取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

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

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外戰以養其耳旦

者則內戰已病吾神其戰不知孰為善孰為不

善其勝果在內乎果在外乎外之勝不可必內

之不免矣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

之情而勿櫻君若不巳但修胸中愛民之誠以

不致士民不夫民死已脫矣民免乎君將惡乎

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

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

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在乎

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

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

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謂女之有事於治天

牧馬各有所事也女之不能知予少而自游於

余無忌

卷之五

七

三百六十五

治天下者不在去  
害不在  
與利興  
一利則  
生一害  
後世之  
亂天下  
者皆以  
與利之  
臣也

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  
之車而游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  
游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  
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  
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  
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  
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  
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其人之知囿於三者之中招世之士與朝中民

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

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

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貴際與物交際而後仁義見也農夫

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比者同業相聚也勸者勉於勤也壯者奮於作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

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

人之智  
能不同  
遭時則  
各用其  
所長不  
遭時則

無所用權勢貨利之徒樂觀時變以行其志此等之人  
遭時有用不能無為如物之順比於歲不可易  
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弊形勞  
神溺於

萬物而不反  
是可悲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  
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  
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  
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  
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  
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若直以陽召陽

儒墨楊  
秉四與  
惠子五  
天下之  
知士辨  
士畫於

此矣莊  
子一一  
攻其所  
短而服  
其喙此  
天下之  
雄辯也

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

乎為之謂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廢者  
真也鼓宮宮

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

之君已一弦為眾音之君故  
能動二十五弦也且若是者邪以陽  
召陽

以陰召陰是同氣相求鼓宮宮動鼓角角動是  
同聲相應初無異道而自以為異人之皆是其  
所是類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辨  
如此

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莊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閹也不以完其

余無見  
卷之三  
七  
四百九

求鈇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

遺類矣躡子於宋遠其所愛愛於無所愛也命

鍾而束縛之人之固執不通者也求亡子而不

出城人之求近而遺遠者也此四等人為儒墨

楊乘之夫楚人寄而躡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

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楚

求寄宿未入門而先與門內之人相爭夜半未

登舟而與舟中之人相鬪此惠子之喻也言惠

子未入四家之門而與之辨徒足以造然而已矣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

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

死天下

無可與

言者矣

故子送

葬而惜

之

自好者

笑人

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

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

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

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

欲誰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廉潔善士

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

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

余無鬼 卷之五 三十三

罪於君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也上如忘不求合也下如畔不立

也黨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

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

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國人之過有所不聞家人

之過有所不見

自矜者失已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拏見巧於王王

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

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

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色驕人

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

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

夫子物之尤也物之所最而從之者也形固可使若稿骸

心固可使若死灰乎言其迹與人近而心與人遠也曰吾嘗居

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

餘其鬼

卷之三

三頁五

衆三賀之迹雖遠而心則近矣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

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

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

自喪者我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悲人之喪已于物者故隱于山谷之中然為人所知是亦喪已于物也故又悲人之喪已而不自悲其悲自是而其心日與人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

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

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

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

投兵丘願有喙三尺三尺七首也彼之

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辨故德總乎道之

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

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名

若儒墨而凶矣儒墨之行欲同其所不同欲知其所以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併包天地

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

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

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

為大而况為德乎大者道之所一德之總會夫

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大備莫

天地不待外求而自然無不備者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

以物易已也唯聖人為能知大備固不待外求而自足不以外物易已之性也

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大人至誠無息故反

求諸已而不窮循古至今而不磨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曰為吾相吾子

無國君同食之才而有國君同

孰為祥九方歟曰相也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食之事此怪徵也世之人僥倖而得富貴此亦怪徵也豈有能善其後者哉

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

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九方歟曰夫與

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

而泣是禦富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歟

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

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但知酒肉盡從而入口焉知酒肉之所自來

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

於突若勿怪何邪未嘗為牧而奧間有鶉未嘗為田而突間有鶉女不以為怪何哉知吾之有所自來也吾所與吾子游者游於天地於



天地不游於君臣之樊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

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

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

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乘天地之誠順變化而往不逆物之

情與物相委蛇則所過者化而不為適莫所累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

焉然猶有世俗之累只為衣食於天地之間不免於償之耳凡有怪徵者必

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

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首

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乎別而

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為邪

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

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

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

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知仁義之為美而為之偽也且假夫禽貪者器假此以為禽制貪者之器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頰也以仁義利

天下是以一人之斷制見其利而不見其害猶頰然見得一邊也頰與腎同見一邊也夫

此三者當世之所謂賢者也

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  
不尚賢則無利天下之事而亦無賊天下之害也  
 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  
 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  
 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為暖姝者也濡  
 需者豕蝨是也擇䟽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  
 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  
 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  
 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

神人惡眾至已後皆明舜之心迹也

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  
 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  
 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不以仁義利之則人不親比不比則不至也  
 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之  
 謂真人於蟻去知  
蟻無慕羶之知  
 於魚得計  
魚相忘於水  
 羊棄意  
羊無慕蟻之意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百姓皆著其耳 若然者其羊也繩其變也循無

利天下之心如羊之在繩無慕蟻之意也舜古

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聖人以無心待

天若以人入天則其心以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

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得於生則失於

於生得失若環死生一體也此即 死得於死則失

所謂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也 藥也其實莖也

藥也其實莖也 莖鳥頭也藥有治病之 桔梗也

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三者

之至賤有時為君則為主治 如此之類皆不可勝言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

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 文種之知

而不能身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

悲 鴟目夜明適用於夜鶴脰雖長節而短之亦

材有所解之則悲矣種之知有所明有所暗其

有所短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

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

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風日守河而河不

源之來不竭故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

人之才 能適時 有所用 以美成 功由是 聲色貨 利之物 聚於前 聰明知 慮之能 盡於物 危殆已 成而不 知禍患 已至而 不救也 此皆知 有所不

知而神  
有所困  
也

後無身

卷之五

三

定不改易也此皆外物之有損者也聲  
色貨利外之物也耳目心知內之物也故目之  
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於色耳之聰殆於聲凡能於其府也殆  
心之殉殆於貨利之所聚也能謂耳目心知之  
能病於聲色貨利之獨聚也殆之成也不給改  
其殆已成禍之長也滋萃禍之長日其反也緣  
不及改矣禍之長也滋萃禍之長日其反也緣  
功反如易曰反復道也禍敗之其果也待久  
之成必待久而後決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  
乃殺身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國刑戮之民無窮者皆不知問此道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  
皆不知問此道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

其所不躐而後善搏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

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人之所知者少所

其知達諸天矣知大一不一知大陰隱而知

大目不見知大均不均知大方不方知大信不信

之知大定動靜皆定至矣知之大一通之大

陰解之陰微之極大目視之視於大均緣之緣

分量而大方體之大方無隅乃大信稽之不信

稽之合大定持之此心出入萬變盡有天循有

照冥有樞始有彼知之盡處有天循其所不知

余無鬼

卷之五

三

晉書

道之樞要於是始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其  
有彼是之可因矣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其  
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解而非知  
唯不知處乃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  
為知之至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  
無崖不可限於所知之內不頡滑有實言之頡  
辨又有實者如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只如古  
待而不可以相無古今二字分不則可不謂有  
開又除不得一箇是非二字亦然則可不謂有  
大揚摧乎即此便有大闔亦不問是已奚惑然  
為辨者何不以此為問而以不惑解惑復於不  
惑是尚大不惑以古今之不惑者解是非之惑  
則復於不惑庶幾其大不惑哉

雜篇第三

則陽此篇論名實以內聖為實以外王為名

則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  
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  
擲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  
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  
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不肯以  
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

則陽之 意欲相 助為名 聲以干 富貴王 果告以 聖人務 實不務 名其感 人心若 是之遠 也故曰 待公閱 休

助消也 交結權勢通神顛頓冥迷於富貴之處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凍者必假衣於春暘  
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  
德其孰能撓焉 佞人指夷節正德指公閱休 故聖人其窮也  
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 與物相娛而不相迕也 其於人也  
樂物之通而保已焉 樂於通物而不失已 故或不言而飲  
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

聖人有 愛人之 實人與 之以愛 人之名 名實兩 見者也 無實則 無名無 內則無 外除日 則無歲

歸居而一間其所施 不但能並立而使人化也  
者一承其德 化之所施 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其德  
外感人心者 若 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聖人

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靜則歸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根復命

聖人不求人知而彼憂乎人之所不知天道有

生有殺聖人以天為師仁亦有時而止彼則所

行愛人之行常欲其然而無有止時所謂仁常而不成者也

生而美者人與

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

之亦無已性也聖人生而愛人猶人之生而美者初不以人之知不知而作止

此蓋出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

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

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

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

九猶之暢然性者人之所自生舊國舊都人所自生之處去日久則望而見之已

暢然矣雖使丘陵草木交蔽緝合望而况見見未入者十有九猶之暢然如昔望之也

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眾間者也性者人之所同有聖人之愛人出於性人所共見共聞者也如以十仞之臺作樂於眾人之間孰有不見不聞者乎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虛中以應與物無終

無始無幾無時始卒若環日與物化者一不化

者也闔嘗舍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人之夫

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

何師天之愛物而不師天之復命搖作是其愛物也無時而已適以徇物之情而物亦徇吾

之所愛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

而以此為事哉

始有始未始有物

聖人之心至虛至純故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無物之先故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

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

與世偕行而不替如天之運而不息也

備而不洫如天之覆而不遺也其與天合也為何如哉

湯得其司御門尹

登恒為之傳從師而不囿

師人而不囿於人

復命搖作以為之司其名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湯則司其愛民之名

之名羸法

是名也實之餘法也

得其兩見

名實兩見者也

盡慮為之傳之

仲尼盡其聰明聖知之慮以立名教

容成氏曰除

日無歲無內無外

歲日之積也無日則無歲矣有內始有外無內則無外矣

有實斯有名無實豈得有名乎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

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

匹夫從讐衍請授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

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

思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

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

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

亂人不可聽也衍亂人之言而用兵則與築十



蠻觸之所爭名  
實甚微伏尸百  
望其利害甚大  
魏侯所以闢言  
而有悟也

何之城而壞  
之者何異哉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  
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  
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  
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  
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  
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  
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  
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  
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游心於無窮而反在

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  
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  
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  
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  
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  
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映者猶言  
無所聞也

市南宜  
僚自藏  
于畔自  
埋于民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  
極者極屋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

則易

卷之五

三

避名實者也故其聲銷

聖人僕也

謂聖人之徒也

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

沉埋於民

間而藏隱於田畔也

其聲銷其志無窮

其聲名雖銷沉其志猶未已

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口之所言非心之所言

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

方且意與世違而心不屑與絕人逃世者俱也

是陸

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

曰已矣彼亦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

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

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

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為政而

鹵莽滅

裂此務

名不務

實者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

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

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

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

厭飧

變齊變其舊法也厭飧食之有餘也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

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

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

如此者眾

故鹵莽其性者

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

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

則易

卷之五

三十三

三百九十五

是也欲惡之孽為亂性之萑葦蒹葭扶形者也標擢吾性於外欲惡相攻並潰而漏發不擇所出之道故外之則如有漂疽疥癬內之則有如內熱溲膏是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游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女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

大之病名也聚人之所爭實也名也禁人

為盜而實使民為盜也

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蔽匿其不識者為愚大為難行之事而以不敢者為罪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重其任而以不勝者為罰遠其塗而以不至者為誅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全人之行所遇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

者化實  
不聚名

不立是  
非皆不

存其間  
猶物之

有生死  
莫知其

恨人之  
欲強其

所不知  
以為知

者終歸  
于惑而

已

大發伯  
常騫之

而卒誦之以非也

始於是之者當事無適莫之見也誦之以非者已事無固

我之私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

生出人

有乎生而不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門則人之所不知也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

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此知之至也

辨

以為果有名實而求知其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可已而不已終不免于大惑然與然乎者疑而未定

之辭

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發伯常騫

曰夫衛靈公

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

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發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衛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

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

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

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君父之死臣子稱天以誅之靈公石槨之銘此事之

也

也

意求之  
于名實  
之間狹  
韋之意  
求之于  
名實之  
外此亦  
不可以  
智知者  
也

不可知者天也故曰  
二人何足以知之

丘里之言名實所聚故能合併而為公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  
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  
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  
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  
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併而為公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言之自外入者有主於中豈不執乎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言之自內出者有所期必於外豈不距而不受乎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

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

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

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禍福淳淳然難辨相拂逆處反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

差人之殉從者向背之間便有差殊有所正必有所反也比於大澤百材

皆度度聚也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

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謂丘里之言足大以謂之道乎

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

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形

皆資於道道為天地因其大而號而讀之則可

陰陽之所公共者也因其形氣之大而謂之曰天地之道已有之

矣乃將得比哉道為之公道則天地陰陽皆道中

道比則若以斯辨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陰陽有相對照

有相平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春夏相生欲惡去

就於是橋起欲惡之相去是橋錯而起雷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此天地之道藏諸用者所謂知來者逆也

所惡而雌雄片合於是庸有雌雄片合有常天

也山澤通氣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

散以成自陰陽相對而為交易之易於是安

相摩陰陽聚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者也此

名有實而可紀至精隨序之相理自其遷流而

至微而可志者也隨序之相理為變易之易

春生夏長秋殺冬藏隨橋運之相使彼春之暖

順四時之序所以相理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

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時序之終

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化顯諸仁者所謂數往者順也

物而見此物之所有也言之所能盡觀道之人

或使則  
實名實  
之可知  
者也莫  
為則虛  
名實之  
不可知  
有也

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物雖有窮而道

無窮觀道者不隨物之所廢不緣物之所起其議遂止矣少知曰季真之莫

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

其理二家之言其情理孰為正孰為偏也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

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

不能以意其所將為雞鳴狗吠人皆知之若欲解說其聲之自化推其意

之所將為則雖大知不能也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

不可圍即此雞鳴狗吠分而析之則至精無倫至大不可圍其理不可窮盡或之

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莫為未免着物而論

既以物論則物理尤不可窮况以此論道亦過矣或使則實莫為則虛

或使莫為即因緣自然之說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有名有實是在物之

實無名無實在處無名無實在處無名無實在處可言可意

言而愈疏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物則不可言其道則不可言其言愈多而

去道愈疏矣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

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生之來不能禁其去

不能止死生甚近而理不可覩謂之或吾觀之

本其往無窮吾觀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

之無也與物同理無窮無止非真無也言之無而寄於物者如龜毛兕角之

也類是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或以有無為

立言之本有則物從而始無則物從而終與物相終始者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所假而行非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

方或使則有為而實莫為則無為而虛有言而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

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

極言而足謂無言也言而不足謂有言也無

默之所能載也道在於非言非默之間所謂

語不能顯默不能藏也至此則可以忘言矣

### 南華真經標解卷之六

邵弁註

#### 雜篇第四

####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

伍員流於江葺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

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

憂而曾參悲忠孝臣子分內之事忠未必見信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木之生火

死物不可必故 為善為 惡皆不 免于死 忠臣未 必信于 君孝子 未必愛 于親所 可必者 子必為



孝巨必為忠耳

陰陽錯

行則天

地大絃

利欲相

摩則生

火實多

惟人不

取必于

外物則

隕然處

順而盡

道其間

矣

也火之流金也逆而相尅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

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陰陽錯行則天地

陽在內則奮擊而為雷霆水中生火乃有甚憂

兩陷而無所逃有所甚憂之事冀其成而又憂

兩陷於利害之間而不得出也蠶蟬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

間事若墮蟬不成則慰腎沈屯利害相摩生火

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

道盡慰腎沈屯昏而不醒蓋其中為利害之相摩

生於陰陽氣和然則月豈不能勝火乎於是乎有憤然處順而盡道其間者明於外物之不可必

而不以是動心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

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

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

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

諾吾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

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與我無所處吾

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若早索我

莊子之所求者甚大而得此亦外物之不可必也

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犢以為餌蹲乎會稽  
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  
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  
水震盪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  
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  
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  
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

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世之人假詩書

以竊富貴實有

似於詩書發冢

者之所為也

老萊子以夫子

為矜猶

徵生而為佞二

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  
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  
鬢壓其顛儒以金錐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  
中珠此必逸詩之辭也當世之儒者往往為詩書發冢之事故以此譏之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  
此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  
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

人皆有  
齒德而  
隱者視  
斯世為  
外物而  
不知聖  
人不忍  
忘天下  
之心也

曰丘去女躬矜與女容知斯為君子矣躬之矜容之知

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

患抑固窶邪抑女固窶陋亡其畧弗及邪亡其畧不

慮及此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

惠以及人而人歡然悅之女以此自矜於一時終身之醜也但比於中人之行稍加焉耳何足

自矜相引以名相結以隱相引以仕而名於世不如相結以隱而藏

身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言明

是非不若是非反無非傷也是非之辨與物相兩忘之為愈也

以神龜  
之智而  
不能逃  
余且之  
網此亦  
外物之  
不可必  
者也

也動無非邪也相引以名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聖人不汲汲於興柰何哉其載焉終矜

爾柰何不忍一世之傷萬世之患以此為事終矜耳非君子之所貴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

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

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

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圍五尺君

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

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  
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剝腸之  
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  
萬人謀之至知必與衆謀蓋一人之知易困也  
魚不畏網罟而畏鷄鵠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  
而自善矣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以不用  
為用不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取於外  
物也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砒黃泉人尚有用乎惠

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

得游乎人能游於君臣之樊者必能游於世不  
能游於君臣之樊者必不能游於世者

也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遁世之志流而不反  
其行決絕不與人為

也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遁志絕行非至知  
也

也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

也曷世而無以相賤趨名利者雖覆墜而不反  
火馳而不顧雖則一時相

雁遁決  
絕取必  
於名者  
也覆墜  
火馳取  
必於利  
者也至  
人不留  
行於二  
者故能  
游於世  
而不僻

也

與為君臣易世之故曰至人不留行焉不為流

後則無以相賤矣之過高不為覆墜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火馳之殉身也

且以狝常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游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

學承意不彼彼為教我不為學但承彼之意而不為彼之行至人所以游於世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羶口徹為甘心徹

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

則跖跖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騰踐也動

物其根在中根於中者其不殷非天之罪識與息不

耳目口鼻心知與外物為構則壅蔽而不徹唯不取必於外物

者則天

相當非天使之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天

而神游貫穿於諸竅之中日夜往來不竭人自於至虛之地矣

胞有重闔心有天游於諸竅此心有重闔通之室

無空虛則婦姑勃篋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六

引六塵內攘也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人見大林

者已之精神不勝也見富貴尊顯而欲慕者亦已之精神不勝也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德之外溢以名浮於實也名之外溢以暴得虛譽也

謀稽乎茲以茲相欺則知出乎爭爭則知柴生

事會作於外才知生子中故事

十

卷之六

六

四頁三

成而名立

天時作于上人

事應于下則萬

物生此皆不取

必于外物而物

自至也

小人則

以身殉

利士則

以身殉

名其殉

一也潛

乎守

柴塞不通

官事果乎衆宜

因能授任成春

雨日時草木怒生

鈹鐻於是乎始修

天時動於上而人事

應於下

草木之倒植過半而不知其然

倒植草木之萌芽先

植也

倒而後

靜然可以補病皆滅

皆滅不可

可以休老寧可以

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

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

問焉賢人所以馘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

所以誠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

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

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過半

演門地名其人

師之爵其黨人爭慕效之其哀毀而死者過半此好名之過小人趨時之事也堯與許

由天下許由逃之

避其名也

湯與務光怒之

不

則已怒則非人情也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

弔之三年申屠狄因以踣河

此與演門之人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

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

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其形性馳之外物終身不反悲夫

### 雜篇第五

#### 寓言

莊子一書皆寓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忘言日出和以天倪十九

言也而曰寓言

之九也十七十分之七也忘言日出和以天倪十九

十九者以危言

十九藉外論之借他人言之是親父不為其子

間出居十分之一也

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

言十九之中重

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

言居十分之七

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所以

此蓋真也

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文經武

實語欲取信于人也

為本禮樂為末

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

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何足以重已之言乎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

則齊

不言則物論齊矣

齊與言不齊

齊之以言則齊與言不齊矣

言

與齊不齊也

言以齊之則言與齊不齊矣

故曰無言言無言

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自從也有自也而勿謂之不可有自也而勿之然不然此皆出於不作好惡之公心也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萬物皆以種相

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我

生而以

然不然不可皆因於彼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

死不同

之形相

禪續猶

所可以物觀之物固有所可也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禪續猶

然不然不可皆因於彼

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

皆可所以

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

自而以

其倫是謂天均天鈞者天倪也

如物之各自有種以不同之形

是非不

相禪是是非兩行各得其倫序寓諸

無竟也天均者天倪之所和也

代乎前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所過者

所是率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其未之嘗言所存者神也

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矣而其刪述六經未之嘗言不過因其孔子云夫受才於大本復靈以生受人才於天命之性復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言而當法審乎義利之辨好惡是非與人相合然亦但使人乃能服人之口而已不能服人之心也

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今使人心服而不敢與之違忤而立定天下已乎已乎吾且不能及彼乎萬世未定之議此正孔子之事而其自言如此乃謙詞也

以三釜為是以三千鍾為非以親為樂以不逮親為悲此不特內不化而外亦有不化者矣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洎及也養不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其心不懸於祿而懸於親可謂無懸繫之罪矣夫無所縣者可以

有哀乎心有悲樂之感則已有所懸繫矣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視之太輕安得

以祿之多少動心乎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聞吾子之言一年而野離琢復朴二年而從心得從順內不起三年而

高言卷之六

死無所  
自往生  
無所自  
來是非  
之所自  
而果然  
邪

通心通乎人我離形四年而物心通乎物五年而來

心安而虛六年而鬼入鬼神來舍七年而天成純中心

道自來居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通乎晝夜之道而

無間九年而大妙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生有為死也勸公以

其死也有自也生者為死者而歌勸公如楚詞

是以死為有而生陽也無自也人之生陽無之

亦無所自往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

其所不適使果然死有所目往則魂氣無天有

曆數天之有曆數紀之曆地有人據地之有據

通人據之外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

其無命也求之有生之後莫知其所終窮通得

是非亦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求之未

猶是也芒然無物莫知其所自始末有所謂命也

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格之斯來感之斯應安

得謂之無鬼神邪彼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

鬼邪若無人則無鬼鬼與人不相應矣安得

眾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

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

火與日  
景之所  
自有陰  
與夜景  
之所自  
無是非  
之所自  
皆無實  
體相待  
而若  
不相待  
者也  
陽子居  
一節當

止何也景曰搜搜奚稍問也

搜搜行之疾也稍問數問也言前既

問而今又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也

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屯聚而有影陰與夜吾

代也陰與夜則影亡猶世之變更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

以有待者乎此吾所以有待而存有待而亡者况乎吾之所待又有待者乎彼

來則吾與之來彼往則吾與之往彼強陽則我

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往來皆陽氣之動作耳不

必問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於梁

屬下章

陽子居  
之在沛  
列御寇  
之適齊  
皆內誠  
不解形  
謀成光  
以外鎮  
人心者  
也有道  
者之所  
不取也

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女為可

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叩櫛脫

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

行不問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

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睢睢盱盱志大而瞻視遠也大白若

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感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

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雜篇第六

列禦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見伯昏瞀人伯昏瞀人  
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  
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女何爲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如見謀之謀  
情實外露也以  
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  
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  
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

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女處已人將保女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女曰人將保女果保女矣非女能使人呆女而女不能使人無保女也而馬用之而女雖不使人保女保女感緣出異也必且有感相感以豫悅必女搖而本性又無出怪異以感之也

謂也且使因彼所感而出則與女游者又莫女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纖巧之言盡是害人者而不巧者勞而智者憂自覺悟人又孰與相誰何也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游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游者也

緩之使其弟墨是有意於勝人而卒為天所勝欲遁乎天而卒

鄭人緩也呻唵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良塚也既為楸栢之實矣

為天所刑也

夫造物者之報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即天

天君也謂彼固使彼彼自以儒為勝人因使其

用心處也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弟為墨卒以儒不勝墨而

自殺是彼固使彼為以賤其親齊人之飲井者相粹也已與弟同出

有異於人而賤其親何異同汲於一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德者

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苟有德者已言者謂之

遁天之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眾人安其所不

務遠大功者無近

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  
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  
天而不人贗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  
成而無所用其巧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

兵順於兵則行求兵恃之則亡贗

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傲精神於蹇淺而欲

兼濟道物太乙形虛生欲兼濟道物死欲太乙

用心於蹇淺者不知大寧

刑也

所圖者 廣遠 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

迷於宇宙死則累於形而不能反於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

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歸精神於太初而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如水流無形而發

也悲哉乎女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在苞直

竿牘不過毫毛之小而不知死生有大寧之道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

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

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

曹商之車不過得之于諂佞故莊子直斥其鄙

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座者得車一乘舐痔者

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

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

瘳乎曰殆哉岌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

辭以支為旨從事於華辭以忍性以視民而不

知不信堅忍其性以禮視人如酒清受乎心宰

乎神夫何足以上民使人受乎心宰制其精神

聖人以禮讓為國非視民以偽也民之離實學偽乃禮之末流耳

人乎彼宜女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不知彼宜於

聖人操左契而

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

不責于人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布貨也有所施於人

惟真人能內外無患

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商賈不齒

於士類雖有事相于其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

心神必不與之相齒也

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食者

受而消夫免乎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外全其形

內全其德則免乎內外之刑矣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

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

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

紆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

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

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

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

之



人得矣此名法家之言

盛德之士三命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

而益恭薄德之人一命而已肆矣

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

也

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言不合於唐

六識引六塵內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德謂六根所共之

賊則真性敗矣

及其有睫也而內

外交於物皆有識心為有時矣

視內視而敗矣識心為有時矣

識心為有時矣

凶德有六六根所具之中德為首中德謂意識

中德為首

何謂中德

在外唯意識在內故曰中德六識之中唯意識細微難除故中德為首

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此

之習氣也人有所偏好者因遇而發如程子見獵有喜心者是也彼所自好而又笑人之不為

此其識之偏蔽也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

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俠困畏

不若人三者皆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

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然廣達於知者肖知者

謹畏肖達大命者隨隨寓達小命者遭遭時則

形有餘而神不足則窮形不足而神有餘故達形之六府皆精神所聚也

小人僥倖而得富貴不幸而失之將整粉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締蕭而食者其子沒於  
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  
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  
之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  
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  
直驪龍也子能得車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  
子為整粉矣

負慕一時之榮而忘喪身之辱知者所不為也

至人之化與天地精神並往故不留意于已化之形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  
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  
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  
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  
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  
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奪彼與此之不平而  
平其平也豈不平乎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著見而信也以死者之不徵使人常見而徵  
信乎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明者唯爲神之所使蓋神  
者有以徵而信之也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  
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不亦悲乎愚者蔽於所見不以神道處之  
而以人禮待之凡以爲衣衾棺槨衰而哭踊之類其功外矣豈不悲乎

雜篇第七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  
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聖人之德有自  
而生王者之皆原於一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  
功有自而成天人不離於性命之一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精而  
反以相天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不離真性出生  
此神人也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

聖人以天命之性為宗以所性之德為本以率

此聖人也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

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中正和樂薰然成德者君子也以法為分

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法度以分其職官名以表其事

參考以驗其勤惰稽其功之成否以決其賞罰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品

之高也百官以此相齒此名法家以事為常以衣食為

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為意春耕夏耘歲有常事織而衣耕而食

以衣與食為主蓄養蕃息皆藏以養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自三五帝以降內聖外王之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

道相傳

至於鄒

魯之士

縉紳先

生明六

經之教

內聖外

王之道

至于孔

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明於道德之本

數係於禮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小大精粗皆道之所運也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

尚多有之在璇璣玉衡以齊七其在於詩書禮

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此儒也詩以

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

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

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

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於耳

合此儒不可復王之道內聖外則百家之學分是以前備矣自子而大

道之統系也

以繩墨矯制其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少有能備天地之大美稱神明之容受者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不為華侈不為

用使豐財以備世之急

墨子之兼愛宋鈞尹文之救世為外王之道而差者也

靡費不為分別

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太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好學而務博雖博而不異雖不異而不與先王

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舞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

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

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

墨子道教人恐其不近人情自為則已且雖然

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天下皆歌

而彼獨非歌天下皆哭而彼獨非哭天下皆樂而彼獨非樂是果能充其類乎其生也

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

為也恐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

不堪墨子雖能獨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

王也遠矣王道以天下為公而墨道不近人情與天下相反其去王道遠矣墨

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

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

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山川腓無胈脰無毛沫

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

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躄為

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

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

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觭

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

尸主也冀得爲其後世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

則是而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

以腓無胫脛無毛相進而已矣相進於亂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真能愛天下也將

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

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

而說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

爲始分別其域宥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言與

心相應也以聊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

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復兵救世之戰以此周

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而強聒不舍者

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

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

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

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所圖高遠而曰

彭蒙田  
駢慎到  
為內聖  
之學而  
差者也

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復兵為外以情慾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趨物而不兩如

之決而不主於東西與物同趨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

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

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

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

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

道理棄知去已而緣於物之不得已如曰知不

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鄰近也我之知與

而強其知則誤戶寡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

宛轉如椎之拍如輓之斷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

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



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  
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  
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  
聖賢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  
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  
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戢然惡可而  
言常反人不見觀反人所不見而不免於斷  
不免如斷之斷兩頭皆動各不相知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躋

閑尹老  
聃之返  
朴還淳  
救王道  
之窮也

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樂乎皆  
常有聞者也其所謂道非道皆物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無物之先為本為精以有物之後為末為粗

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運而無所積者與神明居者所過者化也獨

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立於無先主之以

太一太一者不一之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為實以濡弱謙下之行為外之表質以虛而容物之心為所存

之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此心無所住着則物之形自著

實

卷之六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

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動如水之流靜如鏡

若亡而非亡湛然澄清同其塵者未嘗先人而

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

白守其黑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詬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

運而無所積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

為也而笑巧徐緩而不費已之力無為而叱人

勞而日拙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免咎是矣何必

求福以深為根以約為紀其息深深為生之根曰

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聖

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之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

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生與死與天地並與神明

往與芴漠無形之中變化無常氣變而有生形

一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

悠之說荒唐之行言無端崖之辭時縱恣而不

死生往來不傲  
况於萬物常與  
造化為人

儻不偏黨也不以觴見之也見之者不以爲觴而不合也以天下

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

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

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

連犴瓌瑋大小錯雜也連犴以類相從也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

淑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理義充積於中其辭自不容已

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

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

調適而上遂矣調御所適而至於天命雖然其應於化而

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芒乎昧乎未之

盡者應化而來解物而往稟於性命原理不竭不煉形而無遺蛻復歸於芒昧之中往來

乎天地之一氣未有窮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

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

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千里者無厚之積也無厚者薄

也天與地卑地是天與地卑也天之高其氣下入於山與澤平山

有澤是山日方中方睨日之行不止方物方生

方死謂大與小一之同異也大同而與小同

惠子之辨以大小分屬兩頭不過慮物而論不知道之大小有無爲一也故曰其道舛駁其言

天下 卷之六

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

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南向則南方無窮轉而北

也同異今日適越而昔來以昔日之無寄於今日

連環可解也相連則謂之連環解之則為解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在南者以

北者以北為中此遠近所見之沆愛萬物天地

一體也萬物畢同畢異所謂大同異也惠施以

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辨者天下之辨者相與

與之卵有毛雞三足卵無毛而雞有毛故曰卵

三足矣此亦寄無於有之辨郢有天下天下者

也雖謂之郢有天下可也郢楚地犬可以為羊

野有天下以小兼大也野可馬有卵丁子有尾

火不熱馬字反背則下四點為卵矣丁字反背

不熱此皆向背之同異所山出口輪不踉地上

有澤此山之出口以吐雲霧者也澤可以上目

不見指不至至不絕目窮於所不見指而所以

應天下之中央燕龜長於蛇龜體守定而不移

是龜長於蛇所以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

應天與地卑也

為杓

地道靜而下守矩不方乎天道動而下降規不可以為圓乎陽下入陰中鑿不可以

乎圍杓

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鳥飛於上而影則不動猶日之方中方

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矢鏃之行甚速而有不行

不止之時猶物之方生方死也

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

此名

實分合之同異也

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

所以應沉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辨者以此與惠施相

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辨者之徒飾人之心

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辨者之

圍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辨特與天下之辨





原件短缺

P29 右缺

